

历史会终结吗  
历史怎样终结  
历史的终结者会是谁  
本书一家之言，娓娓道来  
甚是有趣而又发人深省

# 半部《老子》治天下

——西方文化反思与美善价值批判

孙昌育 著  
花城出版社

孙昌育 著



## 目录

- 导言反者道之动 1. 亢龙有悔的时代 /1
- 2. 艺术比科学更真 /6
- 3. 气候决定文化 /10
- 4. 父亲河与母亲河 /14
- 5. 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 /16
- 6. 中国的软实力很硬 /19

## 第一篇 慈

- 第一章 北方和南方 1. 来自北方的狼 /
- 2. 北方的国与南方的家 /
- 3. 南面而治 /
- 4. 南方的大乘气象 /

第二章 从母系到父系 1. 男人的权力意志启动了历史 /

- 2. 圣杯让位于刀剑 /
- 3. 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 /
- 4. 恋母情结为根本 /
- 5. 血腥的父权制 /
- 6. 枪杆子是男人的生殖器 /
- 7. 英雄给人类带来奴隶制 /

- 第三章 夸父逐日 1. 远离大道的悲惨结局 /
- 2. 建功立业造就了“父” /
- 3. “日”崇拜变成“天”崇拜 /

4. 人类应该学嫦娥奔月 /

第四章西北的乾卦 1. 中国历史的启动 /

2. 世界西北的山姆大叔 /

3. 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地理解码 /

4. 东南有天子气 /

第五章让第二性成为第一性 1. 饶饶者易折 /

2. 农村包围城市 /

3. 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 /

4. 孟姜女哭倒长城 /

5. 女性价值的回归 /

第六章否极泰来 1. 美国人害怕黑暗 /

2. 黑色的大同世界 /

3. 古代社会的复活 /

4. 小的是美好的 /

5. 睡狮惊醒 /

6. 天道很远吗 /

第二篇 俭

第七章阴极生阳，阳极生阴 1. 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

/

2. 虚假的匮乏 /

3. 时代需要螳臂当车的精神 /

4. 现代文明需要清热解毒 /

第八章无的意义 1. 怕死的文明 /

2. 弗洛伊德的死本能 /

3. 人们忙碌是为了逃避死 /

4. 精英追求“有”是为了逃避“无” /

5. 高贵的野蛮人 /

6. 龙的传人最怕死 /

7. 崇有与贵无 /

8. 文明对死亡的恐惧 /

34 第九章两种时间 1. 线形时间产生恐惧和忧虑 /

2. 一维性时间的压迫性质 /

3. 英国人的上帝是钟表匠 /

4. 即时性和延时性 /

5. 孔子的时间很匆忙 /

第十章普遍的精神病 1. “你必终身劳苦” /

2. 为生产而生产的疯子 /

3. 终身只恨聚无多 /

4. 资本主义的口腔与肛门 /

第十一章无产者 1. 谁在赞美劳动 /

2. 美国是狮子中国是骆驼 /

3. 中国人的自卑感 /

4. 逃离全球化 /

5. 美国人的胸膛 /

6. 美国不是上帝之城 /

7. 美国怎样终结 /

### 第三篇 不敢为天下先

#### 第十二章 混沌和有序 1. 原罪在于眼睛亮了 /

2. 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混沌死 /
3. 逻辑的压迫性 /
4. 普世价值是强者的利益 /
5. 马克思反对客观主义 /
6. 西方科技的霸权 /
7. 历史的终结在于返回混沌 /

#### 第十三章 禁果的文化意义 1. 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 /

2. “绝地天通”的原罪 /
3. 中国为什么是一个无神论国度 /
4. 人一思考，上帝就会发笑 /
5. 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 /
5. 酒神精神与新萨满主义 /

#### 第十四章 消除雅利安人的原罪 1. 普罗米修斯的灾难性 /

2. 知识形成权力 /
3. 恶搞知识产权 /
4. 苹果是个凶兆 /
5. 现代西医把魔鬼放出来了 /
6. 科技是现代迷信 /
7.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/
8. 扬弃科技的分别心 /

#### 第十五章 游戏与解放 1. 在天国中儿童最大 /

2. 生产出人的全面性 /
3. 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 /
4. 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 /
5. 游戏可以成真 /

结论历史怎样终结 /

# 导言反者道之动

## 1. 亢龙有悔的时代

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过，愿意的人，命运领着走，不愿意的人，命运拖着走。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，应该自觉地让命运领着走，而不应该痛苦地让命运拖着走，问题在于什么是命运？

命运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“道”。道具有两面性，一方面，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（《老子》第42章），道相当于宇宙的发动机，万物的蓬勃生长都是道的生动体现，人也是道的产物。但是，道还有另一面，“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是谓复命”（《老子》第16章）。在老子看来，道具有阴与阳两种性质，道生万物为“阳动”，万物复归于根为“阴静”。人们很容易发现宇宙的阳动性质，因为阳呈现在事物的表面，只有智者才能洞悉宇宙的阴静。现代天文学通过光谱“红移”现象很容易断定宇宙在扩张，但要断定宇宙的收缩，则需要高度的智慧。

老子是古代的智者，他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，“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”（《老子》第16章），他看到了万事万物运行的另一面，即“反者道之动”（《老子》第40章）。一个智者提出的观念，往往是反向思维，在凡夫俗子看来，这些智者是唱反调的。老子的哲学就是“反学”，“反者道之动”是老子哲学的核心。“反”者“返”也，人类文明的发展太过分了，需要返回、归根。这不仅是解决文明弊端的根本方法，也是宇宙本身的节奏。霍金在《时间简史》把宇宙解释为轮回，宇宙从一个质点发生爆炸，不断地膨胀，但最终宇宙会收缩，最后返回到质点。

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直线的，它一定遵循着宇宙的节奏。雅斯贝尔斯对人类历史的节奏是有深刻感受的，他认为“直至今日，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、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。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，并被它重燃火焰。自那以后，情况就是这样。轴心期潜力

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，或曰复兴，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。对这一端的复归是中国、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”（雅斯贝尔斯《历史的起源和目标》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第 14 页）。他所说的轴心期是指公元前 5、6 世纪，即古希腊、印度的佛陀时期以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。

的确，轴心时代产生了人类智慧的所有元素，这些元素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为直线论，一类为循环论，而且循环论是主流。印度人的智慧全是循环论，我们几乎找不到直线论的踪影。古希腊的哲学家也大都是循环论者，如泰勒斯认为万物产生于水，最终回复到水，柏拉图认为灵魂来自理念世界，最后又返回到理念世界，其他哲学家也大致如此，只有亚里士多德是例外，他关于质料到形式、潜能到现实的发展观念是直线性的。中国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基本上也是循环论，他们都倾向于通过“法先王”，来使文明回复到过去，例如，孔子效法周公，墨子效法夏禹，老庄效法得更远，效法到文明前的自然。只有韩非是个另类，是个直线论者。他反对效法先王，把法古者视之为守株待兔。

一般来说，在宗教、哲学领域，循环论为主流；在世俗、政治领域，直线论为主流。所以，韩非在哲学界虽然不是主流，但他绝对是世俗的主流，中国历代统治者表面上尊崇孔子，但骨子里是遵循法家的。亚里士多德在西方世俗中也是主流，现代西方实证主义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，这一思潮由于与科学结盟而占据着现代思想界主流的位置，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，与英国的经验论传统是有关联的，而这种经验论传统渊源于亚里士多德。韩非、亚里士多德之流是迎合世俗的，特别是迎合好大喜功的统治者。但是，真正的哲学都是批判世俗的“反学”，真正的哲学家总是说逆耳的话，这些话像牛虻一样刺痛着文明。

司马迁不仅仅是历史学家，也是一个哲学家，他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亢奋野心怀有深深的忧虑，他说：“《易》曰：亢龙有悔，此言

上而不能下，伸而不能屈，往而不能自返者也。”（司马迁《史记》卷 79）“自返”，这是轴心期的智者所发出的呼喊，也是对今天我们的文明的召唤。

我们今天的全球化就是一条亢龙。西方文明在 19 世纪，曾经处于《周易》乾卦中“九五”的位置，创造了一个“飞龙在天、利见大人”的时代，但这个盛极阶段已经成为过去，周文王所不愿看到的“上九”呈现在人们面前，亢龙有悔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

所谓亢龙有悔，是指文明的过度发展而陷入困境。《周易》认为“升而不已必困”（《周易》序卦传），文明陷于困境，说明它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候，按照循环轮回的观念，文明应该往回走了。

《周易》既是哲学，也是占卜之书。“极数知来之谓占”（《周易》系辞上传第 5 章），这种占卜是神秘的思维，是面向未来的。

占卜真的不科学吗？不是。卡西尔认为，我们不太相信古人用占卜来预测未来的方法，但现在发展出一种更为复杂精致的新占卜术，它首先出现在德国的哲学中，这就是斯宾格勒的《西方的没落》。“这本书第一次企图去冒险地预定历史，它冒险地推断在一种文化的命运中尚未明了的阶段，特别是敢于对我们时代的唯一文化（它实际上在西欧和美国人能力达到完成阶段）和我们的星球进行预测。……按照斯宾格勒的看法，文明的产生、衰败和没落并不依赖于所谓的自然规律，它是被一种更高的力量，命运的力量所决定的。人类历史中的动力是命运而不是因果关系，斯宾格勒说，一个文化世界的诞生总是一种神秘的活动，是一种注定的命运；我们贫乏的、抽象的、科学的或哲学的概念对这些行动完全看不透。当一个伟大的灵魂从永远孩童似的人类原始精神性中觉醒过来，从无形式中分离出一种形式，从无限和永恒中分离出一种限制和宿命之物时，一种文化就诞生了……当这个伟大的灵魂已在民族、语言、教义、运输、国家、科学等形态里，实现了它的全部可能性，又回复到原始精神时，这种文化就死亡了”（卡西尔《国家的神话》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第 351352 页）。老子

的哲学就是“永远孩童似的人类原始精神”，它是最伟大的保守主义，只有最保守的东西才是面向未来的，因为真正的未来，其实是回到过去。

20世纪90年代，美国学者福山有一本著名的书——《历史的终结》，这个终结不是回到过去。福山自认为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，他认为历史开始于血腥之战，胜者为王，这个战斗形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，即黑格尔所说的主奴关系。在福山看来，这一战斗的起因，并不是因为物质利益，而是一种精神的需要。这个精神的需要，就是柏拉图的所谓“气魄”。“气魄”就是一种要求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承认，这一欲望必须通过战斗来实现。只有通过生死之战征服对方，把别人变成奴隶，才能显示主人的骄傲和气魄。

但是福山认为，这种骄傲不能持久，因为让低级的奴隶来承认，是极其无趣的，只有对方和自己一样，都是同等的人，骄傲和气魄才有意义。但问题在于，一旦别人和自己都成为同等的人，骄傲的气魄就不存在了。当气魄不再存在时，战斗就成为不必要的事情，贵族和奴隶的区别也就没有了。用尼采的话来说，历史发展到了现代社会，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没有胸膛（缺乏骄傲与气魄）的人。福山所谓的《历史的终结》，就是指的这样一个现代社会，自由民主制的普及，人们之间的差别没有了，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，历史就这样终结了。

黑格尔是循环论者，他的绝对精神是循环的。精神经历了自然界、人类社会等阶段，最后通过黑格尔哲学回复到自身，在黑格尔哲学中实现了自己，精神的运动是通过循环而终结的。

福山的书是从黑格尔出发的，但是，我们不要以为福山也是循环论者，他根本不想让历史“自返”。在《历史的终结》的结尾处，福山认为，各国历史的大篷车最后都会走上同一条道路，他这是在暗指美国道路。气魄也不可能在自由社会中消失，只不过这种“优越愿望”已经变得驯服和安全，不会引发战争了。“尽管大篷车的队伍最后大

半都抵达同一城镇，乘客也许环视四周，依然对这个新天地感觉不满，而把眸光投向更遥远的全新旅途”（福山《历史的终结》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384页）。这个“不满”正是浮士德式永不满足的心态，永不知足的现代人会让历史继续向前。可见，福山并不是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，他要让历史继续向前。

福山关于的历史终结，仅仅是从政治上来考查历史运动，其实，历史运动还有经济和技术因素。人类的经济冲动并没有结束，资本的贪婪心造成了欲望与现实的差距，使人类会形成新的不满，浮士德式的技术创新，使世界始终远离平衡态，从而不断地把更为复杂繁重的社会结构创造出来。这种直线性的发展观，使得人类越来越背离生命，越来越远离大地母亲，历史并没有因为走上美国道路而终结。

老子学说从“道”出发，关于“道”，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是：“首者，行所达也。”道是由首和行构成，首为头脑，人类文明的行进方向是由头脑来决定的，问题在于：头脑的性质如何？它是阴还是阳？

道家的思想渊源是很古老的，它与“巫”相关联。远古时巫医不分，巫既是氏族首领，也是医生，因此道家既是治国的政治文化，也是养生的医学文化，这两者是统一的，自古以来，就有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说法。一般来说，“动辄得咎”，动为阳，阳亢是容易出问题的，因此，中医的方子大都以清热去火为主。在现代医学中，体检化验单上如果出现了加号，就不是好事。阳为加号，阴为减号，加号与减号都有其文化内涵。

老子之所以说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”（《老子》第48章），因为他觉得，文明的最好状态就是：由“阴”来主导的阴阳平衡，如果阴阳不可兼得，宁阴勿阳，宁做减法也不做加法。

道家出自史官，这些史官并不是做纯粹客观的历史研究，他们是有倾向性的。他们都是尚古论者，信而好古，以古非今，把古代的阴静社会作为理想，以“古之道”来批判当下的治国之道。在政治上，

以阴来制约阳、以静来制约动，这是符合道家的文化理想的。《周易》认为，阴在上、阳在下才是吉祥的“泰卦”，“道”作为头脑，应该是阴性的。

但是，孔子不愿意这样解释“泰”卦，他把文明的结构理解为一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，《周易》的64卦组成了一个圆圈，这样，“上卦”变成了“外卦”，“下卦”变成了“内卦”。其实，“内卦、外卦”的说法，很可能是孔子的发挥。相反，“上卦、下卦”的解释，是符合周文王的本意的，因为周文王对卦象的解释，常常涉及到上与下的交感。孔子的说法是为了解释文明的结构，外卦为阴，阴代表小人，内卦为阳，阳代表君子，“泰”卦就被解释成“内君子而外小人”。

虽然孔子关于“泰”卦的解释，未必符合周文王的意思，但孔子对“阳动”还是很警惕的。孔子认为，年少时戒之在色，中年时戒之在斗，年老时戒之在得（《论语》季氏篇），一生都要戒。阳为动，阴为静。“色”、“斗”、“得”均为阳性，需用“阴”来加以制约。柏拉图哲学与孔子是接近的。按照柏拉图的说法，胸部代表气魄，追求的是优越；腹部代表欲望，追求的是财富；头部代表理性，它意味着节制和中庸。他认为，让头部来统治胸和腹，可以约束胸和腹的非理性冲动，这是很理想的状态。

人到了老年，其智慧能够产生一个飞跃。孔子年过50才开始学《易》，其智慧也达到他一生的巅峰。他在论述伏羲八卦时认为“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”（《周易》说卦传第三章），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解。

从伏羲八卦的方位图来看，天道是左旋的，即乾一、兑二、离三、震四；地道是右旋的，即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。也许中国人早已知晓地球是圆的，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天体和地球的运行正好相反。如果把天道左旋看作“顺”，那么地道右旋就是“逆”。宋代易学大师邵雍认为，若是顺天而行，这种左旋所得到的卦象，都是已生之卦，所以孔子说“数往者顺”。若是逆天而行的右旋，所得到的都

是未生之卦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知来者逆”。“来者”就是未来，“逆”就是反，未来就是反者道之动。

历史（“往者”）的运行就是天道，是我们人类所无法逃避的宿命，它是“阳”的运动，但是未来（“来者”）所遵循的是“地道”，地道右旋，最后归结为坤。坤就是地，即汤因比所强调的大地母亲。

天道和地道的性质存在着矛盾。大地母亲代表人类的未来，她与天道是相逆的。逆者，反也；反者，道之动也。朱熹说得好，“《易》以形而上者，说出那形而下者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 67），我们从《易经》哲学中，可以看出人类的未来是“地道”。

所谓天道就是乾道，它包含“兑、离、震”。

“兑者”悦也，它代表着弗洛伊德所说的里比多，是一种寻求快乐的冲动，它推动着人们物质欲望的不断扩张。

“离”者火也，这是普罗米修斯在天国所盗取的神火，它是一种技术的力量而带有反自然的性质。

“震”者动也，《说文解字》认为“动，作也，从力”；“力，筋也。治功曰力，能圉大灾”；“圉，圉圉，所以拘罪人”，人类的一切灾难都是由“震”这种阳动、创新所引起的，所以韩愈才会说“动辄得咎”。

地道是坤道，坤道则具有另外的性质，它包含“巽、坎、艮”。

“巽”在八卦中表示风，孔子在《易经说卦传》中认为“巽，入也”，它的意思是潜入，随风潜入，它不是靠强力来扭转人和事，而是靠软实力去感化或潜移默化。

“坎”表示水，在老子的哲学中，水具有柔的性质，它最接近于道，但是不能把水理解为软弱无力，它是一个太极高手，具有以柔克刚的软实力。

“艮”代表山，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，孔子是仁者，自然喜欢山。他之所以喜欢山，因为山在八卦中为艮，“艮，止也”，当大多数人

贪得无厌时，孔子认为要适度，要懂得“止”，孔子虽然没有像老子那样，提出“反者道之动”的绝对真理，至少也提出了一个相对真理。

文明为“阳”，自然为“阴”。人类文明的最大问题在于“阳亢”，“阳”太多了。“阴”太少了，这是一切弊端的总根源。市场经济就具有阳动的性质，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员力量，如果没有阴静的因素来加以制约，必然会走到“亢龙有悔”的地步，文明将会在不断地狂热躁动中走向毁灭。

文明是需要约束的。在中国，有老子、孔子这种政治哲学来约束“阳”，西方文化则是靠宗教来约束“阳”。中西智慧虽然在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差异，但在反本归真这一点上，则是共同的。人类必须“返回”，这体现了“反者道之动”的精神。

英语“religion”（宗教）一词的前缀“reli”为信赖，可靠，而“re”的意思为又、再、重、返回。只有返回才是可以信赖的。Lig这一词根来自拉丁文，表示绑、捆，因此宗教的本来意思，就是将自己绑回到神身边。在“宗教”一词里，“捆绑”这一词根包含着微言大义。Lig这个词根可以加上一个前缀ob（相当于to）转变为oblige或obligate，其意思是使感激、使负义务、束缚、强制、强迫等。我们人类今天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太自由了，没有任何约束，对自然（神）完全丧失了敬畏之心。

孔子与柏拉图都是以“中庸”来制约文明的，但是，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，取法乎中，民斯为下矣。具有犬儒精神的老子认为，文明的发展太过分了，光“戒”还不行，还必须矫枉过正，因而才有老子的“反者道之动”，老子之所以要返回自然，正是由于文明的过度，他认为，“道”应该具有“反”的性质，必须采取与人类文明相反的法则，才能去扭转文明。

老子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产物，但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。老子其实是最容易被西方文化接受的哲学家。西方文化渊源于“两希”，即希伯来和希腊，老子的思想与“两希”是相通的。

希伯来人具有原罪观念，一切始作俑者皆为罪。在老子的思想中，不难看出与希伯来文化相通的元素。例如，中国先秦诸子都认为，创造礼仪制度是古代圣人的功绩，只有老子认为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”，文明必然伴随着罪恶，这和以色列先知的原罪观念如出一辙。希腊人具有“黄金时代”的观念，把远古当作最美好的时代，以后的历史是每况愈下，老子也是这样认为，最远古的自然是最好的。希腊属于印欧文化，他们的时间观念是循环往复的，老子的时间观念也是循环的，反就是返回，人类是可以回到过去的。

但是，犹太人的时间观念是线性的，这样的时间只能走向未来，不能回到过去。罗马人接受了基督教后，也把犹太人的线性时间观念接受下来了。这样，最初的那个黄金时代回不去了，线性的时间观念让人一直向前，无法返回。线性的时间只能让人一条路走到黑，只有循环的时间观念才能够让人重返伊甸园。西方人应该再来一次文艺复兴，回到古希腊的循环论，才能获得拯救，而老子哲学可以把希腊的古老智慧重新激活。

黑格尔说：“地球精神在它形态的变化过程中，一方面变为沉静的充满力量的实体，但另一方面又变成精神酵素；前者变成养育万物的阴性原则，后者又发展为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的富于自身推动力的阳性原则。”（《精神现象学》下册商务印书馆 79 年版 210 页）

黑格尔认为“阳性原则”是被寒冷逼出来的，这是很深刻的思想。人类学家认为：人类文明的产生与第四纪冰期的消长有关。虽然地球在一万年前进入了温暖的间冰期，但其间依然会出现小冰期的情况。小冰期所带来的严寒，使地球显得“阴”气逼人，阴极而生阳，文明为“阳”，是由严寒启动的。

阴为静，阳为动。“阳”的实质就是能源和运动，可以简称“能动”，文明就是能动性的表现。人类文明就是趋向于阳（能源）的运动，人类与动物相比，要消耗更多的能源。特别是近几百年来工业文明的运动更是如此，人类所使用的能源越来越多，使我们的文明变得很过

分。今天，全球气候已经变暖，自然界已经是“阴”退“阳”进，再加上文明的“阳”，必然是“阳亢”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阳极必然生阴，阴静思想的复兴是不可避免的，因此“回到老子去”，势必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

在 20 世纪，借助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产生了熵的观念，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，使当代西方社会从熵的角度，来理解现代文明，罗马俱乐部为了抑制阳动的现代文明，提出《增长的极限》，这是有道理的，当地球能源耗尽时，可怕的“热寂”将毁灭一切。这表明：人类文明从阴极生阳开始，经过几千年达到顶点，即将转入阳极生阴的阶段。但是，我们的文明依然保持原有的惯性，没有为阴静社会的到来作准备。

## 2. 艺术比科学更真

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是历史哲学，但同时也是诗，老子是用艺术的方式来反思文明的。老子认为“有”来自于“无”，最后回复到“无”，这与霍金在《时间简史》中所揭示的宇宙性质完全相同，但人们总是说老子的观念缺乏证据，是不科学的。其实，思想家就是艺术家，他们的思想就像先知的启示，根本不需要证据。

汤因比《历史研究》中有这段话了，“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和表现我们研究的对象，其中也包括人类生命现象。第一种方法是考核和记录‘事实’；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已经确立了的事实比较研究来阐明一些一般的‘法则’；第三种方法是通过‘虚构’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”（汤因比《历史研究》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54 页）。英国人通常是很“科学”的，这是一个产生过牛顿的国度。汤因比虽然是英国人，但他对所谓的科学方法似乎并不感兴趣，却对“第三种方法”、虚构的艺术方法情有独钟。这不大符合英国人的思维。

英国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奠基人弗兰西斯·培根写下了著名的《新工具》，他拒绝了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演绎法，把归纳法推向科学的圣殿。他提出“四假象说”，其中之一就是剧场的假象，他认为，超验的形而上学并不是科学，它只不过是一场戏，尽管它十分精采，但那不过是艺术的虚构，是欺骗人的假象。

培根是片面的。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，而是多种多样的，世界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理解。

19世纪的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认为，世界的本原是杂乱混沌的，人们从中抽取一些片断，拿它们作为原材料，来建构关于世界的观念。世界是可以塑造的，而且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塑造，因而世界是多元的。理性只不过是建构世界的方法之一，人们也可以用艺术的、道德的、形而上学的乃至神学的方式来建构世界。

艺术的方法更加接近于神学，它更多地依赖直觉，而较少地诉诸理性。柏格森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只有去掉理性，才能看到更深入的东西。尼采也认为，只有在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引导下，达到“恍兮惚兮”的境界，才能接近和理解生命。

汤因比希望拯救西方文明，他寄希望于中国，认为中国能够拯救现代文明，这一观念听起来更像是艺术，而不像是科学。汤因比的说法，很容易引起一些中国精英的非议，好像他在说胡话。

问题不在汤因比，而在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理性思维模式，这种所谓的理性使我们中毒太深，它使我们必然要排斥、抵触艺术型的思想家。这种理性思维模式是亚里士多德带给我们的，他的逻辑强调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，把我们毒害了两千多年，使我们怎么也理解不了德尔图良的那句名言：正因为荒谬，所以我才相信。

舍斯托夫认为：“哲学不应与逻辑有任何共同之处。哲学是一门艺术，它力求挣脱思维逻辑的锁链，把人带到幻想和幻想性的无边大海之上，在那里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同样既可能又不可能。”（列夫·舍斯托夫《旷野呼告无根据颂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）